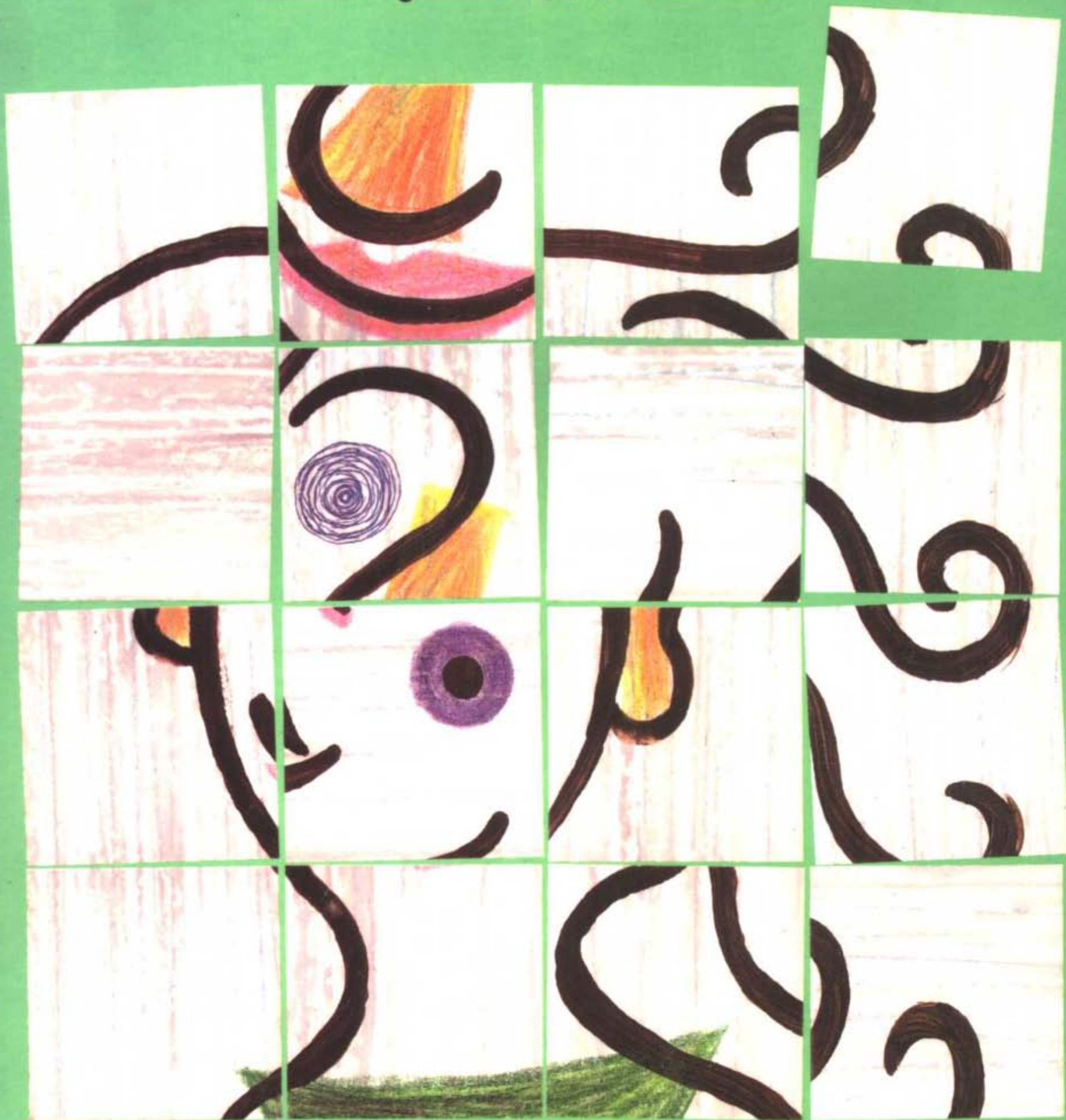


全语言的 **全**

作者 / 肯·古德曼

译者 / 李连珠

全在哪里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语言的^全 全在哪里

What's Whole in Whole Language

作者/肯·古德曼

译者/李连珠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序

怎么样的“完整”(whole),才称得上是完整呢?

有些相当成功的全语言教师,常常不确定自己是否称得上是全语言教师。他们和多数用心的老师一样,从来不自己觉得满意,也常常担心教学活动会有违“纯”全语言的理论。本书的目的,希望能解答这些老师们的疑虑,而不是要建立一个“比你更完整”的全语言教学观。

本书讨论到全语言的完整性时,所描述的全语言教师及教学特质,都只是作者个人的观点。对每一个人而言,全语言显然包含了多重繁复的意义,而不是一种必须遵循的狭隘教条。全语言结合了我们对于语言、学习、孩子和老师的观点。书中任何论点,都不应该限制老师发展自己对全语言的界定。

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描绘全语言运动的本质,包括它的理论基础、重要观点以及未来的发展。更明确地说,本书将会:

- ◆ 描述我们对语言及语言发展的观点。
- ◆ 呈现全语言在读写发展(literacy development)上的立场,包括对阅读和书写或写作(writing)^①发展的看法。
- ◆ 为家长和老师提供一些基本原则,帮助儿童发展读写能力。

^①“writing”涵义极广,包括书写、作文、写作等与写相关的活动。本书中,凡与较小年龄孩子相关的写,译为“书写”;指较大孩子的活动时,则用“写作”一词。

◆ 介绍各种成功的全语言课程方案 (whole language programs)。

◆ 提供建议,协助老师建立一个全语言课程方案,或是由旧课程转型为全语言课程。

最重要的是,全语言课程方案是由全语言教师所导引经营的教育方案。本书或许能帮助老师体会并认识到这一点,并且能如此界定自己的角色。

肯·古德曼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语言阅读与文化系教授)

译者序

“Whole Language”一词虽然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才普遍被使用的,但是,事实上在此之前,在许多不同的地区和国家里,已经有许多相关的讨论和尝试。

在美国,全语言运动始自于老师对教学和课程的一种反叛。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在回归基本能力的呼声中,在以技能为导向的传统课程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之下,老师们检查了自己的教学及学生的学习情况。面对学生语文学习上的困难和失败,老师们开始对由教科书主导的教学和以技能训练为目标的语言课程产生了怀疑。他们依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判断,认为课程应该更合乎学生的学习本质和需要,而基于对学生的了解,老师在教学上应该有较大的自主权,于是开始寻求教学上的其他可能。老师们常聚集讨论,或到大学修课,或参加学术研讨会,或研读专业文章,思索、寻找他们在课程和教学上的答案。

在这期间,一些学者的理论和研究对全语言观念的形成有许多帮助。学者肯·古德曼(Ken Goodman)和迈克尔·霍利迪(Michael Holliday)从心理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尝试探讨人类语言行为的本质和阅读的历程;唐纳德·格雷夫斯(Donald Graves)提出有关写作历程的论述;雅塔·古德曼(Yatta Goodman)、杰罗姆·哈斯特(Jerome Harste)、玛丽·克莱(Marie Clay)、里德(Read)等人则从事有关早期读写发展的研究。这些理论和研究适时回答了教师们的问题,其中,肯·古德曼的阅读历程和语言课程理论对当时学

术界和实践界的相关研究者，在观念上的启发尤大，并且对全语言运动的形成和推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肯·古德曼被誉为“全语言之父”，在今日全语言的国际学术界，居于领导地位。而《全语言的“全”，全在哪里？》(What's Whole in Whole Language)这本书是古德曼诠释全语言最重要的著作。

除了上述与语言相关的理论，全语言也融合了杜威“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程观及反思式教学观、皮亚杰的认知理论，以及维果斯基所探讨的学习的社会因素等精义，超越了单一语言课程论。

全语言不只是一种语言教学法，它更是一种教育哲学观，是通过对话言、学习、课程、教学与教师四者的重新思考，而产生的有别于传统的态度。要了解全语言的内涵，大概都要从这四个方面去思考。“Whole Language”一词看似笼统、简略，但是，事实上，“Whole”一字也就是整合、完整之意，蕴含全语言的精神。不管是对名词的释意，还是对内涵的探讨，本书都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文献。

全语言既然不是一种教学法，而是一些观念、态度和原则，自然无法以呈现教学过程的方式來介绍；只参考教室实践，也无法掌握全语言的精髓。而全语言最重要的基础、原则和精神，大概都含纳在本书中。实践工作者通常不喜欢谈理论，希望能够直接进入教学和活动层面。但是，许多实践工作者在面临教学上的问题和矛盾时，还是会再回到这本书中，重新阅读、思考、检视，以理清

观念。

本书一向被称为“全语言的圣经”，是了解全语言最重要的指引；本书虽然简短、浅显、单薄，却概括了全语言的主要精神。我在师从肯·古德曼博士的数年间，多次反复阅读此书，每每发现其中发人深省之处，深觉其中言论，不只在探索课程，也直指当时教育上许多需要正视、修正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今日才刚刚引起讨论。

肯·古德曼博士的文字极为简洁。为了让对全语言或相关实践不甚熟悉的读者能进一步了解书中的论点，在翻译时，我基于对全语言及古德曼理论的了解，附加了一些说明、例子和注解，让原文中的一些论点更明确易懂。因此，中译本已不完全是原文的逐字翻译。我要特别感谢信谊基金会，俞允我来翻译。作为肯·古德曼博士的学生，我一直希望《What's Whole in Whole Language》的中译本最能保留、最接近原著的意思。而在这点上，我终于获得机会竭尽所能。

“Whole Language”的中译词，几经讨论修改，最后决定采用“全语言”。它的扼要、有力及完整，近似“Whole Language”原文。其他学者或用“完整语言”、“整体语言”，谈的应该是同样的东西。其他许多名词的翻译，因涉及美国教育体制及学校实践，有别于国内，无法以单一中文名词尽释其义。我在翻译过程中，曾与许多学者、老师讨论，尽量使用最贴切并且多数人能懂的译法。当然，还有许多不尽贴切的地方，希望各方多予指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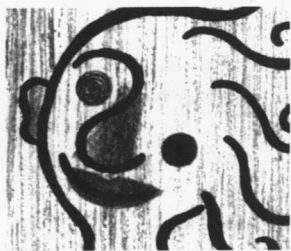
我要特别谢谢在此书翻译过程中给予我协助的几位先生——林慧芬教授、吴敏而博士、阮碧绣教授，他们在翻译名词上给予我意见和启发；钟世明老师在文字上协助润饰修正，并以初读全语言的观点，分享文意上的疑惑。这些都有助于将此中译本变得更可读、易懂。最后，要再次感谢信谊基金会出版此书，为有兴趣于全语言的人士，提供了最重要的一本中文参考资料。

李连珠

(台湾台南师范学院幼儿教育系副教授)

目录

	作者序	2
	译者序	4
第一章	全语言 发展语言较容易的途径	1
第二章	语言 是什么? 为什么?	11
第三章	语言学习 是如何发生的?	23
第四章	学校 从全语言的观点来谈	37
第五章	全语言的“全” 什么使它“全”?	53
第六章	发展读写能力 全语言的整体实践方法	69
第七章	语言学习的补救方法 自我价值和读写观的重建	89
第八章	全语言现况 世界各国的实施情形	99
第九章	全语言教师 全语言运动中的关键角色	115
	跋	132



第一章

全语言

发展语言较容易的途径

孩子入学时,就已经基本掌握了语言,他们十分希望了解周围的世界。如果学校把语言切割成小片段,有意义的事物就变得毫无意义;而无意义的事物,是孩子们很难理解的。抽象的学习片段,也让孩子难以掌握、不容易记住,孩子便逐渐认为,学校只是一个学习无意义事物的地方。



长久以来,家长、老师和学校一直不懂,为什么孩子的语言学习有时候很容易,有时候却相当困难;学校以外的语言学习似乎都没什么问题,进了学校之后,孩子们反而学得相当辛苦,困难重重。

几乎所有的婴儿,不需经过正式的教学,都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流利地说自己的母语;但上学之后,有些孩子却在语言学习上发生问题,尤其在学习书面语言(written language)时,更是问题多多。尽管这些孩子有着教学认真的老师,昂贵且编辑完整的教科书,在语言学习的路上仍然走得十分艰辛。

我们开始寻找这个矛盾情形背后的真相。经过仔细的观察,我们对语言之所以难学或易学,终于有了较深入的了解。我们发现,学校采用的一些传统的教学方法,实质上阻碍了孩子们语言的学习。在我们刻意地想把语言变得比较容易学时,事实上却是把它变难了。怎么会这样呢?因为学校把完整的(自然的)语言,拆成抽象而细碎的小片段,认为幼儿学习简单细小的事物会学得比较好。这样的想法,乍看似乎很有道理,于是我们把语言拆成单字、音节及单独的语音。不幸的是,这么一来,我们也同时把语言变成一些与儿童的需要和经验无关的抽象事物,而忽略了语言最重要的目的——意义的沟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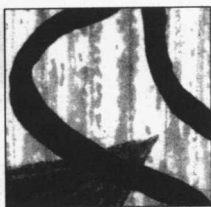
在家中,我们不需将语言切割成简单、零碎的片段,幼儿一样能学会口头语言(oral language)。在他们必须用语言表达自己,了解他人,而且看到

周围的人在有意义地、有目的地使用语言的情况下,孩子学习语言的能力是相当惊人的。

许多老师再度从孩子身上学到一件事:让语言保留它的完整性吧!只有当孩子必须使用语言来满足自己的需求时,学习才有目的,才能发挥功用。这个简单而基本的了解,也在学校引发了一些戏剧性的并令人兴奋的改变。学校开始将程式化的语文教科书(basal readers)、拼字教材、写字练习簿撤走,把写前练习、读前练习、作业簿、笔划练习本等统统束之高阁,甚至丢进废纸篓。取而代之的是学校开始让学生有机会实际使用语言;鼓励学生谈论他们学习的事物;要求学生问问题,聆听对方的回答,对回答的内容作回应或作更进一步的讨论;建议学生记录生活里发生的事,与他人分享经验;指导学生为获取资讯而阅读,注意生活周围的文字,或欣赏一则美好的故事。

采用这样的教学方式,老师便可依照学生各个阶段的成长需求设计活动,学校内的语言学习也就可以和学校外一样容易了。如此一来,不论是学生或是老师,都会觉得语言学习变得更有趣、也更具激励的效果。学校里的学习经验,也自然与学校外的经验结合,进而延伸。全语言课程方案就是如此地将语言、文化、社区、学习者及老师们结合成一个不可分割、息息相关的学习网络。

到底什么情况会让语言学起来比较容易?什么情况又会让它学起来比较困难?请见下表:



语言特质与学习难易度对照表

当语言具有下列特质时,比较容易学习:

- 是真正的、自然的
- 是完整的
- 是有意义的、可以理解的
- 是有趣的
- 是与学习者相关的
- 是属于学习者个人的经验
- 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 具有社会功能
- 对学习而言是有目的的
- 学习者自己想学的
- 学习资源是唾手可得的
- 学习者有使用的自主权

当语言具有下列特质时,比较难学习:

- 是人工的、不实际的
- 是零碎而片段的
- 是无意义的、无法理解的
- 是呆板且无趣的
- 与学习者无关的
- 是属于他人的经验
- 与实际生活不相干
- 不具任何社会功能
- 对学习而言没有明显的目的
- 学习者被强迫而学
- 学习资源是难以取得的
- 学习者完全没有自主权

从表一显示,一个全语言的课程方案,不论是对学生或是对老师而言,都是比较愉快而有趣的,并且也会更有效率。孩子入学时,就已经对语言有基本的掌握,他们非常想了解周围的世界,如果学校把语言切割成小片段,有意义的事物就变得毫无意义;而无意义的事物,是孩子们很难理解的。不仅如此,这些抽象的学习片段也让孩子难以掌握、不容易记住。如此一来,孩子便逐渐认为,学校只是一个学习无意义事物的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语言学习在孩子有意义的生活里显得那么容易,进了学校之后,却变得那么困难的原因。学校的初衷是要让语言学习变得更容易,没想到,却让孩子们学得那么辛苦。



11 什么情况 让语言学习变得很难？

由下而上的学习观

对成人而言,从小单位开始学起,似乎非常合乎逻辑,因为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掌握了每一个部分,就掌握了整体。但是学习心理学告诉我们,事实上,我们是先学整体,再注意到细节。因此,对字母、字音、词语、句子等这些语言中的小片段,全语言教师不会单独去处理,而是将这些小片段放在完整、真实的语言情境中让孩子学习。

人工化的技能程式

许多所谓的“技能”,事实上是由某些人主观推断出来的。不管这些推断是源自哪些研究,这些研究大都是在老鼠或鸽子身上完成的。即使研究对象是孩子,他们也被当成老鼠或鸽子来研究。老鼠当然和孩子不同,老鼠没有发展语言的问题,也没有人类的思考能力。所以,当学校课程充斥着这种人工化、程式化的技巧训练时,学校就变成一个充满挫折和迷惑的地方,让学生在失败之中挣扎。

错位的焦点:为语言而语言

语言教学如果只是“为教语言而教语言”(to teach language for its own sake),或是让学生像语言学家一样去分析讨论语言时,原来的学习焦点——为使用语言而学习,就被混淆了。学习者

会弄不清自己的学习目的,忘记学习语言是为了表达或理解,而只会在学习语言的枝节上打转,如只关心某个音要怎么发才标准、某个字的笔划要怎么写才正确等等。

无趣、无意义、不相关的课程

对少数民族的儿童而言,他们已经觉得自己的世界与学校的世界有极大的差异,于是,当语言课程只是一些无趣、和自己无关的练习时,这些孩子就会学得更加艰难;而当听、说、读、写的内容,与他们自身的想法、生活或经验没什么关系时,这样的学习更难激起这些孩子的学习兴趣。



1.2 什么情况

让语言学习变得更容易？

与学习者生活经验相关

对学习者而言，语言必须是完整的、有意义的，而且是与生活经验相关的。

具有生活和学习上的目的

学生必须是为了自己生活上或学习上的需要而使用语言。在校外，语言会发挥作用正是因为人们要表达，或要了解想知道的事。而在全语言教室里，学生对自己的语言学习有自主权；他们可以决定使用语言是为了什么目的、如何去使用、何时使用等，而老师也能尊重学生的这些权利。

以意义为中心

学生在学习语言的同时，也通过语言学习了其他的事物。如果把注意力放在所要传达的意义层面，而不是只在语言本身，反而可以将语言学得更好。学习语言，和通过语言来学习事物，是同时进行的；我们并非通过学“阅读”这个词，而学会了阅读，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在读故事、杂志、报纸、电视指南、告示板的同时学会了阅读。

尊重学习者的个体差异

学校所提供的语言课程，应该善于利用学生入学前已具备的语言能力，以及他们在学校以外的学习经验。全语言课程方案尊重学习者个人的